



流水弯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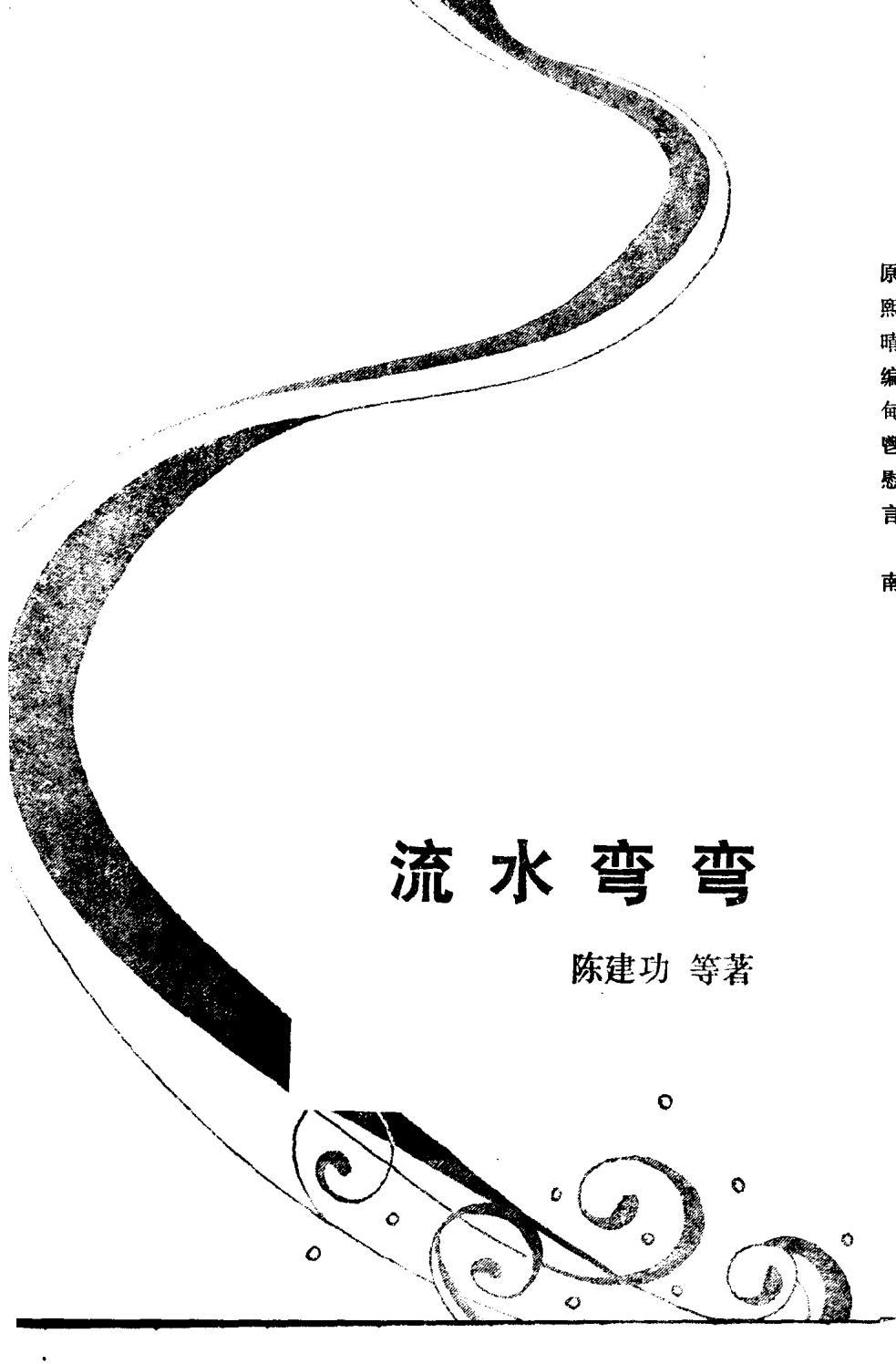


花城出版社

原
熙
晴
编
何
鬱
悬
言
南

流水弯弯

陈建功 等著



封面、扉页设计：齐爱华

责任编辑：舒大沅

流水弯弯

陈建功 等著

花城丛书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

（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）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7.5印张 1插页 120,000字

1981年12月第1版 1981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44,000册

书号 10261·78 定价 0.57元

目 录

1	37	60	96	107	116	144	171	219
流水弯弯	归来的陌生人	雨中小路滑溜溜	卖假药的老头	兄弟	萱草的眼泪	被劫掠的阳光	选举	遮上吧，绿色的窗帘
陈建功	赵振开	刘家琨	叶曙明	史铁生	陈建功 隋丽君	甘铁生	林经嘉	柳冬

流水弯弯

陈建功



一个人的爱情生活可能是很曲折的，可是结婚以后，就应该把过去那些藕断丝连的感情全部揪断，开始新的生活了。我是抱着这样的想法和明伟恋爱、结婚

的。过去和钟奇发生的一切，我早已向明伟讲过。他理解。我们结婚了。开始的生活多新鲜啊，我就象初绽的花朵，幸福地迎接着和风、甘露、丽日、蓝天……可是现在，结婚才一年的我，为什么总是不由自主地来到这里，面对着这静静的小河，脑海里掠过钟奇的音容笑貌？而他，早在六年前就和我分手了：他骂了我，我至今还恨他。我有了自己的爱人，有了新的生活。为什么还要时时来这里重温那些旧梦啊！

为这些，我痛苦极了，时常暗暗谴责自己。我扪心自问：明伟哪点对你不好？难道你的家庭生活还不算幸福吗？

不，我们的家庭生活，不知使多少朋友羡慕。说实在的，同龄人中，我们简直是生活的骄子了。明伟是话剧演员，人很漂亮，据我的女伴们评价，他的风度、形象并不亚于王心刚。我们在月坛北街住着一套单间的小单元，这就足以使那些仅住十几平方米的青年夫妇羡慕了。我们的生活并不单调，几乎每星期，他都能找到电影票，我们一起去看社会上难得看到的参考影片，随后，他会拉着我去王府井逛工艺美术服务部，或者买一幅床罩，或者买一块台布，好回去把我们的小房间也布置得“现代化”一些。明伟对我很好，即使我闹了小脾气，他也不会和我吵架的。他很爱我，也知道体贴人。现在的

青年夫妇可能有多少接踵而来的苦恼啊，两地分居呀，住房拥挤呀，孩子入托呀……这些苦恼我们是没的。明伟说，我们不是为生活奔命的人，我们是懂得生活的。他连拆洗被褥这样的活儿都不让我干，要拿到外面去洗，他说他不愿意让我成为“家庭妇女”。他还说了，即使我们有了孩子，也不会让我做一个疲于奔命的小妈妈的，我们可以多花些钱把孩子全托出去，再大些，孩子可以毫不费力地进六一幼儿园，因为明伟就是在那里长大的，那里的人谁不知道他呢。这个全市最高级的幼儿园会为我们培养出一个聪明、漂亮的儿子的……这样的家庭生活，难道还有什么可挑剔的吗？是的，当我紧靠着明伟那宽宽的肩膀，一起走向高雅的剧场，迎来等待退票的青年男女们羡慕的目光的时候，当我和他坐上公共汽车，听他高谈文艺界趣闻，而乘客中有人认出他就是某剧里的某角色的时候，我的心里确实升起一种满足。满足什么呢，我也不知道。也许，这就是他所说的“懂得生活”的乐趣？也许，这不过是女性的虚荣？唉，我对幸福的要求也许太苛刻了。因为在一时的满足过后我又觉得，生活是很幸福的，又很无聊。我的生活里好象缺少一点什么更有意思的东西，明伟却不能使我得到。缺少什么呢？我自己也说不清。

渐渐的，不由自主地，我想起了和钟奇一起的日

子，我来到了这静静的小河边……

当年，从这里开始，生活忽然变得多么充实，多么有魅力！钟奇，他并没有明伟那么漂亮，口才更赶不上当演员的明伟。他不过是一个被生活撞得头破血流的矿工，为什么他能使我感到青春的活力，使我曾经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活得最有意义的人？啊，这又是多么痛苦的事——为了明伟，我总要挣扎着，把钟奇赶出我的回忆。可我又怎么能把他从我那段生活里挤走啊！

我面对着静静的小河，面对着……

我们不是在这里相遇的吗？十年前的事了。一九六九年。一次路遇。已经各奔前程的红卫兵战友见了面，能不聊聊？初春的傍晚，河边柳下，中间隔着我们各自的自行车，谈话就是这样开始的。他高高的个子，瘦削的脸，口齿并不伶俐，言谈里却蕴涵着自信、热情、震撼人心的力量。其实，我正要去人民剧场看《红灯记》的，有什么办法，他一个人讲了一晚上，我又不想打断他——天哪，我已经被他的话迷住了。

他说他在燕岭煤矿当矿工，快变“修”了。一个月六十块钱，不知道该怎么花。加上一天八小时，三饱一倒，红卫兵的棱角快磨光了！没意思，他不想干啦。到陕西找插队的同学去！他告诉我，那里的同学们集中在

一个生产队，干脆组织了一个小小的“红卫兵公社”，多有意思，实行共产主义了！挣的工分归在一起，分的口粮归在一起，连妈妈寄来的糖果都放在一起啦……他一边讲，一边用拳头捶着自行车座儿，兴奋时干脆骑到自行车后架上，手舞足蹈起来，眼睛里仿佛跳着火花。他说“文化大革命”使我们通向共产主义的进程一下子缩短了几十年、上百年，而“红卫兵公社”正是大革命的产物，是可喜的萌芽！他说这绝不是圣·西门、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，它有毛泽东思想作精神食粮……嗨，他有多少关于“红卫兵公社”的设想、方案……那时，我正在家里呆着。我是独生女，妈妈死活不让去插队。生活多冷寂啊。他就像春天的风，把我的心吹到了黄河之曲，万壑之原，我觉得自己已经在他为了那美妙的“红卫兵公社”奋斗了。生活呀，还是那么有意思。有奋斗，有激情，有理想的境界——这多好啊……

半个月以后，我们已经唱着“信天游”，来到黄土高原了。

我是背着妈妈，偷偷转了户口才来的。他呢，矿上不给户口，不准“擅离职守”——这约束得住他吗？他不管那一套，铺盖一卷，来了。他把在矿上攒的百来块钱交了“红卫兵公社”，我也把妈妈哭哭啼啼塞来的五十块钱“共产”了。就这样，开始了我们心中最神圣的事业……

我们多可笑啊，用空想和狂热来开生活的玩笑。三年以后，当“红卫兵公社”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的时候，我们终于明白，生活，反过来把我们狠狠地嘲弄了呀！“红卫兵公社”的热血青年们，有的转回了北京，有的考了文工团，有的转入了工厂，留下的呢，几乎都结了婚，有了孩子，开始每天等着鸡屁股生钱，再也不会提倡什么“共产”了……哈，多美妙的幻想，剩下什么？只剩下形影相吊的我们。最惨的是他。他连户口都没有。而我一个人的口粮，是养不活两个人的……

他只好回来了。是我送他回北京的。

那是一个夏天的夜晚，还是在这里。我们面对着静静的小河，面对着……

他去过矿上了，挨够了领导的斥责，得了个留厂察看和降一级工的处分，团籍也没有了。

我们坐在河边，中间已经不必隔着自行车了。河水在无言地流淌，我们也是无言的。

“你后悔吗？”他终于开口了。

能不后悔吗？离开了娇爱我的妈妈，去追求那缥缈的梦幻。结果呢，一无所成。而我，还要回到那黄土高原的村子里。前途呢，又是那样渺茫……真的后悔了？也不。和他一起干了三年，虽然倒了霉，过得却很愉快，很充实。我不仅还和过去一样崇拜他，心中仿佛渐



渐升起了另一种异样的感觉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啊，我说不清楚，只是觉得，单单为了这一点，我也不后悔。何况他不是比我更倒霉吗，我为什么还要用我的后悔去增加他的痛苦呢。

我告诉他，我一点儿也不后悔。请他也不要后悔。我们总要开始新的生活，而他身上那些可贵的东西，也不应该丢掉的。

我不过讲了一句安慰他的话。谁能想到，这句话会撞开他心中蕴积的闸门呀！他突然抓住了我的手，颤抖地叫了我一声“丹丹”。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个时刻，我的

心在怦怦地跳。我想把手抽回来，可是我一点劲儿都没有。眼前，星光灿灿的河水忽然剧烈地摇动起来——我的眼花了，我的心乱了。恍恍惚惚中，我听见他那热烈的声音。他说他从来没有后悔过。我们不必后悔，就象马克思不必后悔自己曾经是青年黑格尔派的信徒一样！他说我们终于明白，中国需要我们脚踏实地地替老百姓干一点什么。明白这一点，多好啊！他说即使生活碰得他头破血流，他也会不断校正自己的方向，干下去的！他还说，他没想到，我这样理解他。有我和他一起奋斗，那多幸福啊！……天哪，也许，这就叫初恋？这就是别人常说的，人一辈子也不会忘怀的初恋吧。他并没有给我讲一句缠绵的情话，却完全征服了我。他到底有什么神奇的力量？

他的确还是他，还是那个钟奇！不给自己留出一刻时间抚摸一下跌倒的伤痛，又兴致勃勃地规划起来了。他说，除了挖煤，他准备开始煤炭地下气化的研究。矿工们多苦啊，煤炭生产多落后啊，他呢，要把煤在地下变成气，让它们顺着管道，滋滋地流啊流啊，……“哼，又是一个空想！”我笑了，他严肃地反驳我，不，绝不是空想。《列宁全集》第几卷第几页里早就讲过了：地下气化将是煤矿工人的第二次解放。国外也有成功的先例了……他那样自信，又那样雄辩。我不能不相信他，象当

年信仰“红卫兵公社”一样坚定。我被他感召了，我说我要回到那僻远的乡村，去当一个教师，用知识之泉萌发那一颗颗质朴天真的心灵，也算是为老百姓干一点点事。他高兴极了，搂着我的肩膀，我们忽然什么都不说了，仿佛都坠入了幸福的遐想。终于，我想出几句诗念给他：

“我们面对着静静的小河，

心里话儿很多很多。

啊，

不必说，不必说，

看天上的星星映在河里，

一颗、一颗……

我们面对着静静的小河，

美好的愿望很多很多。

啊，

不必说，不必说，

看天上的星星映在河里，

闪烁、闪烁……”

他呢，微笑，沉思，也想出几句回答我。

“只要这星星还在天上闪烁，
我们就不必害怕生活的坎坷。
让别人去作生活的骄子吧，
我们的使命却永远是开拓……”

以后，这一切都在继续着。不过已经不在这静静的小河边，而是在燕岭山麓和黄土高原之间，在我们往来的书信里。他不断向我报告研究的新体会。他结识了一位曾经进行过气化研究的工程师，他的热情感动了那个风烛残年的老人，他们成了忘年交，开始共同探索。转眼之间，他俨然是“专家”了，他的信简直是一次一次科普讲座，画满了图表、数据。尽管我看不懂，我还是告诉他我看得兴致盎然。我把那些信珍藏起来。我想，哪一天他真成了地下气化的专家，这不都是他的心血吗？终于，他寄来了一份手稿，是进行气化试验的“建议书”，他和老工程师合写的。他信里说，这点小事本不该让我干，可是为了让我分享他的快乐，他想让我帮他复写。我多高兴啊。抄好了，寄去了。我等待着。

一个月，没有消息。两个月，还没有消息，连封信也没有。去信询问，还是没有回音。我急死了，心里闪过不祥的感觉。可是，难道这也会出什么问题吗？

又过了十天，我明白了。报纸上登了他们那个矿的一篇文章，是一篇抓阶级斗争的经验。我看了，一切都明白了：和他合作的那个老工程师，曾经是个“右派”。他们的“地下气化建议”，被说成是“青年工人想走白专道路，异想天开，成名成家，被右派分子拉拢，终于走上歧途”的反面教材……多冤枉啊！他们那一切，我全了解！这就是“阶级斗争”么？……这以前，我看着乡村小学里那些天真无邪的孩子们，被“造反派”每天用五毛钱雇去“支前”，今天打延长，明天打宜川，我孤单地面对着空空的教室，还在努力鼓起坚持下去的勇气。因为我知道钟奇也在努力，我们在实践着自己的诺言，中国多需要青年人为老百姓干点什么啊……可是，为什么他也落得那么惨？我们在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这一切有什么用？有什么用啊！抛开这些烦恼，活得自在一点儿不好吗！

我赶回北京。钟奇已经从“阶级斗争学习班”出来了。一个秋雨绵绵的清晨，我们两个站在这河边的柳树下，望着烟雨如织的原野，枯叶漂流的小河。

他把事情的经过告诉我，还笑着劝我不必太认真。说矿上的领导都不是什么坏人，不过是要赶赶浪头。抓阶级斗争嘛，不找个靶子还行？这年头生产单位的官不好当，总要抓着这样的事作文章的。唉，反正他已经

臭了：降级处分、开除团籍，人家又要拿你当靶子，有什么办法！

我苦笑着：“……你真安贫知命！”

他分辩说：“原则问题上，我可没让步！我已经向‘秀才’提抗议啦，整材料，捎上我，好‘丰富丰富’，咱管不了。你别把地下气化也搞臭啊！说是‘异想天开’？这可不对。《列宁全集》，还有外国的试验情况，都有案可查嘛……”

唉，当时，看着他那更加瘦削的面庞，薄薄的鼻翼，我不禁辛酸下泪了。我说：“你真痴情。把你整成这样，还管什么气化不气化。你想过没有，现实这么不公正，生活这么不公正，你何必还死抱着这样虔诚的热情！”

他拿出一叠信，说人民对他是公正的，他寄出的建议书，已经收到不少鼓励的来信了。现在，“革命”不缺人去干，老百姓的事，却没人去管。他愿意干这件事，想偷偷干下去。

他还是他，还是那个钟奇。他为什么总要靠作梦来生活，而我已经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朋友看破红尘了。我对他说，我们也应该和痛苦告别，开始新的生活。

他开始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。

我告诉他，我准备立即回陕西办困退回京。他呢，

我想去托在煤炭部工作的叔叔，想办法把他调离那个鬼地方。

他沉默了。一会儿，他喃喃地说：“从红卫兵时代起，我干了很多傻事。这……你知道。最后，又跌了一个跟斗……那我也没趴下。这次，我没错，想为矿工干点事。为什么要不干呢？……”

我向他喊起来：“你老是这样！老是这样！我们一而再，再而三地倒霉，还不都是因为你这个样！……”

显然，这些话深深地刺伤了他的心。他痛苦地闭上眼睛，又睁开来，失神地看着河中打旋儿的枯叶，细碎的雨脚。最后，他开始用沉重的声音请我原谅他，说是他害得我也这么倒霉。他回顾着我们的一次次决定，把一切都说明是他不好。他说自己心里常常不安，感到对不起我。最后，他说，人的生活志趣是不同的，他这个人，不会给人带来什么幸福，反倒可能让人跟着一辈子受苦。他劝我早一些作出选择……

他说这些话的时候，心里是多么凄楚啊。我们再也没有心思谈些什么了。热恋，忽然浸入了冰水。就在那淅淅沥沥的秋雨中。

我们的生活态度已经不同了，破裂难道不是必然的吗？开始，我们在努力寻找感情的共同点，弥补着双方之间的裂痕，却几乎总是被痛苦的争辩所代替。几乎每